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苏童，1957年9月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在车站的候车室里，我看见了你。你像风一样地向我走来，你的长发在风中飘扬，你的目光像闪电一样刺穿了我的心房。

你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我叫苏童。”你问：“苏童，你叫苏童吗？”我回答：“是的，我叫苏童。”

你问我：“你为什么叫苏童？”我回答：“因为我出生在雨季，我出生在泥泞的小路上。”

你问我：“你为什么叫苏童？”

你问我：“你为什么叫苏童？”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及《桂脱离》（五卷）、短篇小说《肥皂香雪》、《六月的磨坊》、《独腿侏儒》、《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散文集《女人的白桦》、《体首丽的白桦》、《当代文学家·苏童作品集》已出版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丹麦文、挪威文等国文字，亦有小说集《香港和台湾出版》。

孙晓庄 卢凡



孙晓庄
卢凡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凝/铁凝著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3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3104-8

I . 铁… II . 铁… III .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400 号

责任编辑: 姚淑芝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6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4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3.00 元

艺术是什么？艺术又是什么？它们坐拥
想在想象中的满足。它们唤起我心灵中从
未醒来的一切宏大和破碎，沉睡的梦想一
条一条被子弹拨着响起来，响成一组我从来
也不知道的然而确实在我体内存在着的生
命的声音。日子就仿佛双倍地漫长，绝望
里也有点朦胧遥远的希望。

余光中



作者像

河北省作家協會

懂得或认识了此理，并深知此制之方法。

“世都”“天伦子朝”“初高奇产地”“老福爷”“香亭”……它们谁也不能让它们
世代长流在北京，它们谁也不敢医残医废的
同口山丙酉年夏月引生纪此记。

明陞是怎樣的——就是說這兩個人的關係。

我们的胡同叫附子胡同，胡同北口有一个

上等
庄
有

上行，即用同口拟或长流之种子小苗。

100 hr 2 ~~(1)~~ in the 10. inf 1/2, 50 (1) 50% 1/2

游子久不至，予告之曰：「吾念汝南之未歸，久矣！」

五、廢除地主階級的私有制，將土地收歸國家所有。

—1978年2月12日；葉色變黃

而叫小金，我的一串钥匙“金口”。

6
一
清
英

淡黃色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三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写作者的魅力(代序)

——我眼中的作家铁凝

陈 超

在我众多的诗人、作家朋友中,铁凝是让我真正佩服的少数人之一。她小说、散文写得漂亮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文学性个人”,她没有让文学给毁掉。是啊,我看到这样的朋友太多了:他们迷恋写作,脑子够用又肯吃苦,天上的老爷子也不亏待他们,他们终于“成功”了。但常常令我怅惘的是,成功后的他们,却被他们曾热爱的东西闹乱了。他们失去了写作的本真和快乐,变得特别重视别人的看法。为把自己变成可供欣赏的对象,他们刻意发展怪癖,自我戏剧化,把好好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在人前,他们签名签得都快忘了自己姓什么了,而独处时,却焦虑、痛苦、疲惫不堪。由于丢失本真,他们甚至不能把这焦虑和痛苦转化成新的写作材料和动力。

铁凝在我眼里可不是这样。她的写作贯穿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算是名满天下的作家。但她似乎永远能够自如明澈地生活和写作,面对纷纭浮躁的世界,保持着一颗美丽而诚朴的心。我很欣赏这种自如明澈的饮者姿态,无论喝的是甜酒还是苦酒,其回答都会是“干杯”。对文学我持一种平和的看法。没有人强迫

你写作，我们之所以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个行当，是因为它使我们快乐和心安，使我们感到对生命经验的留恋，并保持对人性秘密的好奇。写作者的魅力体现在，当他用语言使生存的遮蔽敞开时，自身的生命也逐渐变得澄清。因此，我认为让文学毁掉的人大半必有僭妄之心；忠诚于艺术的健康写作者，理应是欢愉敏识镇定自若的。写不出至少可以不写。这“不写”，算不算对文学严肃敬意中最高级的那一种？我想，它就是。

虽然和我抱有相似的看法，但铁凝是幸运的。我和她共一城风雨，三旬五旬总会碰上聊聊天。在我印象中，铁凝始终保持着创作活力，这活力不是一时的喷涌，而是源源不断地舒徐流出。写作，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个人秘密幸福的一部分，她不想让这一切带有一丝强迫性和表演性。正是这种放松的心境和自我训练养成的良好写作习惯，使铁凝的作品质量稳定，且不断精进。从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她为文坛提供了大量精品。为避朋友之间可能存在的“私心”，我只想举出那些得到大家“共识”的篇什：小说《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玫瑰门》、《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对面》、《埋人》、《孕妇和牛》、《马路动作》、《遭遇礼拜八》、《秀色》、《午后悬崖》；散文《河之女》、《草戒指》、《真挚的做作岁月》、《面包祭》、《与陌生人交流》、《风筝仙女》、《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一千张糖纸》、《共享好时光》、《惦念》、《没有梦的旅行》。最近出版的《铁凝文集》五卷本，只是她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二，被她删掉的不但有短篇中篇，还有成色本来很好的长篇。我想，铁凝的成就当然归于她的才华。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她通过纯正而快乐的写作，使生命变得扎实透亮。如果写作带来的是作家心性的迷失，它将是怎样一桩可怕的“劳动”啊。

平静的心境使铁凝清醒而自信。她自始至终拒绝各种意义

上的“集体写作”，她是坚持“个人写作”的典范之一。不错，铁凝早就“名满天下”了。但有趣的是，她的文学形象特别不确定。老是有人问我：“你们河北的铁凝算是什么类型的作家？”对此我不知如何答对。现实主义？泛诗化？精神分析？意象结构？寓言型？象征派？荒诞派？意识流？罗曼斯反讽？黑色幽默？潜传记？女性主义？……这一串吓人的名词，都很难恰当地罩在铁凝头上。反过来说，她的作品与这些都有关。铁凝像一个快乐的精灵，在捉弄批评家张开的大网，她不断说“我在‘这儿’呢”。

但不要认为铁凝是那种情不知所钟的赶“潮”者。她文学形象的不确定正是其具有非凡活力、真正进入自由迷醉书写状态的标识。我想，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作家，必是不断给批评出难题的人。他(她)扩大了批评家的茫然，提醒了他们的无知，激活和召唤了他们的理论想象力。生存和生命的复杂含混，决定了文本叙述形式的变动不居。如此说来，只为某一“风格”而写作是可疑的，那是一种源于阅读的写作。这些作家的写作动力，通向某种已成的“好小说”。他们会依据已成“好小说”的经验和模式进行写作，也能写出质量稳定——以致使使人看不出哪篇更本真——的小说来。而铁凝却不屑于成为时髦批评家的“打工仔”，和西方大师们不掏钱的“函授生”。不是她不了解这些，而是她不指望它们。作为朋友，我知道铁凝的写作动力不是源于已成的“好小说”，而是源于使她写作的力量。在她话语方式各异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出她小说的根基扎在生命经验和叙述手段相互选择相互发现的关系上，是自明的，可以还原的。因此，我们读她的作品，无论是“老式的”，还是“先锋的”，都会感到精审恰当、气脉贯通、经络舒展，感到生命受到内在震动后的本真诉说。在我眼中，文坛上这种文学形象的不确定状态，一个是“老”王

蒙,再一个就是“小”铁凝了。在一个争强斗狠要立派归宗的写作时代,只有有“定力”的作家才有本领保持自己的“不定性”;也只有真正的“快乐写作者”才能够——或者说敢于——捍卫自己“变色龙”一样的朴实本色。个人是最多的,比流派还多出一个!

正面评述铁凝的小说不是这篇“人物侧影”式文章的任务。我只想从写作的欢愉和写作者人生的魅力来谈她的作品。至于其深刻性、重要性之类,有待更合适的场合。与那些自许的“有教养的读者”一样,我也喜欢“深刻”的小说。不过,我看重的是它的趣味和技艺。这么一来,喜欢的原因就相反了:我说,恰好是为了使小说更有趣味,作家需要在其中涉入更复杂深邃的意义;恰好是为了满足作家对叙事技艺的高难度游戏,他必须对人性的迷宫有足够的发现。能不能这么说,趣味和技艺是对小说“深度”的考验,同时也检验着作家对文学本体的“真诚”。我的说法肯定会让那些“严肃”的论者大蹙其额,其实不必如此。用不着深入细辨,你会发现我们对优秀小说的要求多有一致。为什么读小说?对我来说就是它抓住了我的兴趣,让我读得开心、动心,使我获得敏识和智慧的欢乐。而对生命、生存和语言的奥秘没有新洞开的乏味的“启蒙”、“引领”,我从不承认它有货真价实的“深度”和趣味、技艺。这等“严肃文学”,才对文学本身构成了“严肃的轻蔑”。

“严肃”可以名实不符,趣味和技艺则表里如一。铁凝作为快乐的“写作者”,之所以对我们构成极大魅力,就在于她的作品有饱满的趣味和精湛的技艺。它们正体现在对生存意义的个人化发现,和对人性秘密及母语可能性的显幽烛隐。这位充满活力的“欢乐英雄”,为我们提供了各式优秀作品,但她不会忘记古老的小说之道:小说毕竟只是小说,它永远应该是让人梦绕魂牵的东西。小说的本体依据就在于以巧妙的叙述,“说出那些只能

经由小说说出的部分”。文学书写只是诸多书写类型的一种，它应甘于本分，甘于“边缘”。一个小说家的严肃性，或严肃的小说家，就体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维系住对技艺的自觉，对阅读快乐的尊重。正是这个老老实实的道理，使快乐写作的铁凝写出了真正有劲道的小说，深刻的小说。特别是在《玫瑰门》、《对面》、“三垛”、《埋人》、《马路动作》、《无忧之梦》、《午后悬崖》、《永远有多远》等作品中，她将多声部对话、欲望奇观、精神分析和话语狂欢做了扭结一体的游走。那是伴随着高度阅读快感的深度，也是真实性和技艺的双重洞开。在这些“好看”的小说里，铁凝把书写游戏与噬心历史语境，个体生命的自明与纠葛，行云流水般的美妙饶舌与令人眩晕的哲理锋芒，挽歌和反讽的奇特平衡……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既吸引你又打击你，你迷醉地进入了这“舒心的折磨”，只是爱读，读下去，读到底。

铁凝的小说和散文都不乏深度，这种深度却从不以趣味和技艺上的让步为代价。这正是铁凝不同于那些为“深刻”而深刻，靠对哲学的仿写来折磨自己也折磨读者的作家。正像叶芝所言，“智慧是一只蝴蝶，它不是阴沉的食肉兽。”在我看来，不仅仅是铁凝的作品，也包括她作为快乐写作者的通脱智慧的独异姿势，构成了其不凡的魅力。这样的作家是美丽的，值得信赖的，他们使文学恢复了骨子里的纯正性。我说，让我们相信技艺会带来意义的富足，让我们在乏味的时代挽留住审美趣味这一恰如其分的财富。

如果说小说这种文类更多吁求作家的“头脑”和“游戏纪律”的话，那末散文则是其“心灵”的赤裸照面，吁求其笔随心走，随物赋形。铁凝小说的显赫成就多少遮掩了她一流散文家的光彩，我为此惋惜。平素我喜欢的散文，是那种心灵大于学养，性情逾越“头脑”的一类。铁凝散文属于这一格。她的散文，充满

世俗生命的感悟和心灵的闪烁，她从不去写空阔的所谓“风云史”，而是将自我放在细屑具体的生活处境中，写出从卑微的普通人身上的领略的人生真谛。与某些“新华体”变格形式的“大散文”之“思考的深刻”相比，铁凝的散文是“生命的深刻”。显然，铁凝对人性的弱点、生存的困厄、权力与拜金媾合的微笑暴力，有足够的领教，并不乏揭示。但她采取的不是道德优势的救世论高调和以恶抗恶的宣泄，而是从容不迫的灵魂对话与沟通。她知道，“启蒙者”自身并不应享有自我审判的豁免权，“灵魂工程师”的神话发展到独断的极致，就变成新一轮的话语暴政。就这一问题，我们多次交换过看法。在铁凝的散文中，更多地体现了她对世俗生命的惦念、体谅、内疚和爱心，她细致地感受和捕捉着那些细小的人性清氛；而对人性的迷失，她不是居高临下的怒责，而是沉静的质询，亦庄亦谐的反讽，或深深的叹息。正像弗洛斯特那样：“我和世界有过一次情人的争吵。”铁凝的散文同样是欢愉的，欢愉消除了话语权势，欢愉恢复了汉语散文原曾有过、后被中断的世俗生命的血色素。这样的散文，有效避免了滥情和说教——此乃当下散文的两大宿疾——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具有美好性格的心智的作者眼里去看一看人生。铁凝的散文，只用基本词汇写作，但写得踏实又腴润，淬砺又似脱口而出，斑驳又有骨子里的单纯感。“平和深邃不再蛊惑，亲切友善触动你的心房”。

蜜蜂采蜜同时也给花授粉。我想，作家劳动的快乐就是蜜蜂式的美丽的快乐。作家应有饱满的心力来“胜任快乐”。快乐是一种值得钦羡的才能，是一种难能的品质。多少年来，我们总是倾向于贬低快乐的写作态度。生活中，我们喜欢用“不深刻”之类词汇来揶揄那些有美好性格的人，快乐差点被作为人的心

理缺陷对待。让我说出,这是一个木讷时代集体无意识的怪癖;让我们扪心自思,我们能否感应作家那美丽的心思,来胜任快乐?

而铁凝也的确称得上美丽。在我的朋友中,还没有谁像她这样其形象给我巨大反差。安静时,她从外形到气质像是油画家靳尚谊或杨飞云喜欢画的那类女性肖像,深邃而典雅;可当她快乐起来,又会像个无挂无碍的女大学生。这两种彻底搭不上边的气韵,却能和谐统一在她身上,令朋友们感到微微的“惊异”。在一个“庄重”的民族,我不想为描绘女性担太多风险。上述“描绘”之所以是“绕”不开的,是因为它涉及到铁凝的作品和她本人的性格。那正是复杂和天真的奇特混合。限于篇幅,我只举“前”“后”两例——

1975年铁凝高中毕业。按“政策”她本该留城,可她却“强烈要求”到农村插队落户。不要以为十八岁的铁凝是要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她没这么复杂。但准确地说她比这“复杂得多”。在一个集体复杂的时代,个人化的“天真”往往更像是“秘密”。铁凝的秘密就是她想当“作家”。要实现这一理想,她当时知道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深入生活”了。而“生活在别处”,于是铁凝必须下乡。直到今天,不光朋友们,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这究竟算“复杂”还是“天真”。铁凝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段子”:某一时期,“清除精神污染”热闹得紧。住在保定的铁凝被“上面”召到省会,要她“主动检查”自己作品中的“问题”。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人甚至点到了《哦,香雪》这一完全可以反过来当“精神文明”提倡的小说,理由是“为什么把新时期的农村写得那么落后”。铁凝哭了,真的很伤心。她拒绝听下午的“引导”报告,乘上公共汽车就去买火车票回家。“不幸”的是,走到半路上,她遇到了酸奶。喝过一杯之后,她心气平和了,回到家“刚才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都快忘了”——何以解忧？惟有酸奶。这等人你说她是不是很天真？但这不是更“复杂”么？

铁凝许多小说、散文给我的感受也是如此，集“过来人”的沧桑之感与未谙人世的天真于一体。这两种不断交替的视角或者说彼此盘诘的两个“声部”，使铁凝的生命经验完整地在语言中扎下了根。我认为，她写得最好的一些小说大都鲜明体现了这种特征。比如司猗纹和苏眉（《玫瑰门》），大芝娘和杨青（《麦秸垛》），大模糊婶和冯一早（《青草垛》），曲阿姨和木木（《无忧之梦》），张美方和韩桂心（《午后悬崖》）……如此等等。它们是铁凝精神深处的“完型”，也为她的小说结构带来了充满活力的变奏感。但总的说，铁凝在我眼里是极其复杂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解释她的作品。可是，我又明明熟悉生活中那个快乐的铁凝。明朗诚挚的铁凝。散发着大大方方的自信和令人信赖的友好精神的铁凝。有众多普通劳动者好友的铁凝。几乎从不臧否人物，对某些敌意的“小动作”只是“屈尊微笑”的铁凝……我只能说，铁凝就是铁凝，复杂到十分便是真正的天真吧。

铁凝是河北省作协主席，前不久又当选为中国作协最年轻且是惟一的女性副主席。这样的“身份”，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桎梏，他的写作会被冥冥中的声音提醒“注意点”。但铁凝不是这样。她一如既往自由快乐地写着，今天，她的尖新，白热，她对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道德禁忌”的深刻质询，不是缩小了、闪烁了、钝化了，而是更为有力了。这正是我和朋友们对敬重她的地方。作为河北省作协主席的铁凝，每次会议上大家都喜欢听她简洁、求实、快乐而生动的发言。她从不会说“官话”，而像是在同朋友们商量一件普通的事情——尽管这“事情”往往比较“重大”。可一旦事情定下，我看到女人铁凝就有了一颗男性的能干的心，干脆利落，从不妥协，难以遏制。在河北省作协分设

的过程中,我着实领教了铁凝的能力和精力,她对得起“铁”和“凝”这两个字。我看到,她像个创业阶段的能吃苦的女企业家,忙着大到河北文学大厦的立项、选址、建设,小到文学新秀的作品讨论会,看望生病的作家等等。文联与作协“分家”,工作的繁杂是不难想象的。她忙得风尘仆仆,但面无倦色。这期间她甚至还抽空写了两篇漂亮的小说(《秀色》和《午后悬崖》)。当我说,“你真不得了”时,铁凝开心一笑,坦然心领。她热心而高效率地处理好每一项工作,又不让任何东西干扰她更根本的工作——写作。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说是“非凡”的?

铁凝就这样自如而明澈地生活和写作着。她的姿态使我深深感到一个“写作者”人生的魅力。我想,从根本上说,铁凝是这样的人,她深深体验到生存的阴晦和险恶,但仍然相信真善美的可能性。她的观点或许是,即使这世界已变得歪歪斜斜,但作为个人应该也可以把握自己的举止,从而(至少)从个人意义上否定荒诞和混乱。一个纯正而快乐的写作者,一个好人,仅此两点其魅力就足够了。我们说,铁凝,你已经造成“魅力”的“浪费”。

目 次

写作者的魅力(代序)

——我眼中的作家铁凝 陈 超 1

短 篇 小 说

哦,香雪	1
意外	14
四季歌	16
马路动作	23
砸骨头	33
孕妇和牛	41
小黄米的故事	48
安德烈的晚上	60
B城夫妻	73
树下	83
小格拉西莫夫	93

[1]

目
次

中 篇 小 说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114
棉花垛	198

埋人	260
对面	316
午后悬崖	357
永远有多远	415

散 文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461
罗丹之约	465
河之女	469
惦念	475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480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485